

不漏的网

万寒著

出版社



不漏的网

万寒 著



群众出版社 1985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的三个中篇小说，叙述了三个真实、曲折、动人的破案故事。作者以刑事侦察人员连续侦破三个不同案件为主线，揭露了犯罪分子阴险狡诈的手段和嘴脸，塑造了以金采为领导的几个刑事侦察人员的形象，为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。

作品语言朴实、层次清晰、情节紧凑、扣人心弦。

不 漏 的 网

万 寒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73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5年4月贵州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87 定价：1.05 元

印数：204001—374000册

I 247.5

22

献 给

英勇机智的公安战士

目 录

苍耳之谜.....	(1)
不漏的网.....	(60)
浅 指 纹.....	(190)
后 记.....	(254)

苍耳之谜

女大学生之死

W市，东北地区的一座名城，B省省会，是该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；地处某大江流域平原地带，水、陆、空交通四通八达，除市区二百万人口之外，又辖七个县治，总人口达四百万左右，堪称物茂人丰，得天独厚！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这个大城市更是日新月异，各条战线捷报频传，人民生活幸福安定。一位居住本市的全国知名作家曾经感慨万端地说：

“当前，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光明的时代，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光明的时期呀！”

然而，太阳直射下的地面也会有阴暗的角落，升平歌舞中竟出现了最卑劣的谋杀。一起神秘的凶杀案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，并且发生在W市闻名世界的××大学学生宿舍百花楼里。巧得很，又恰恰是市委书记要陪同美国大学校长访华团去该校参观的前一天！

××大学，创建于建国之初，敬爱的周总理曾为该校的筹建花费了很多心血。随后，众多爱国学者纷纷从海外归来，投身于这座综合大学的开创。三十年来，这座学府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，为世界文化史增添了有份量的章页。

××大学，有十余座学生宿舍大楼。百花楼只是其中的一座。

为什么叫“百花楼”呢？

原来，这幢五层的建筑物统由文科各系学生居住。最底层是半地下室，有一米多高在地表以上，从菱形小窗射进充足的阳光。这里是学生食堂。楼的正面入口前，是两米高、二十几级的梯台。梯台两侧墙上镶有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八个大字的浮雕，下署：郭沫若。这是诗人五八年亲临本校时的手书。

青年学生讲究效率，说话也不喜欢长篇大套，碰上音节过多的名称，就不客气地给来个简称。诸如：Proletariat简为“普罗”，“高举……伟大红旗”简为“高举”，七九年初“凡是派”的鼓噪则简称为“寒流”……等等，等等。正因为如此，文科学生宿舍就叫成了“百花楼”。

一九八〇年八月份一天下午四时许，中文系一年级七、八名爱好花卉的女同学，凑到一起整饰楼前的花坛。那花坛里全部栽种着草本夜来香。此花又名晚香玉，进入盛夏就会绽出一朵朵艳黄色的小花，随着晚风向南楼寝室吹送去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。

一个梳着两条短辫、满脸稚气的女学生，忽然想起有封信忘了寄出，放下花锄返身上楼去取。她急匆匆奔上二楼，奔向205房间，嘴里哼着日本电影《追捕》里的插曲，配合着细碎的脚步：“啦呀啦……”

她拉开寝室门就往里闯，立即又象进去时那样急速地跳了出来，瞪圆双眼，失声狂叫：

“呀！大姐！孔大姐！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只见室内有一个女人直挺挺躺在地上，腰肢以下汪着一滩鲜血，浅色制服裤染红一片，胶结在地上，纹丝不动。

女学生惊叫着又扑了过去：“大姐！大姐，你睁开眼睛啊……”

她的手触到孔大姐的脖子上，象碰上一块冰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“啊”地一声尖叫，返身向楼下跑。楼下的女同学已闻声赶来，围住她问出了什么事。

“不……不好了……孔大姐她……她……她死了！”女学生脸色苍白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七、八名女同学拥进205寝室，围在孔大姐身边，有的拍她的脸，有的拉她的手，呼天抢地地哭号起来。

这时，在自修室温课的同学业已纷纷归来，闻声赶来探视。一个很机灵的男学生喊：

“不要乱，把她抬到床上去！赶快给校医院打电话，也许还有救！”

几名女学生七手八脚把孔大姐抬到她自己的床上，止住哭声，站在一边歔歔。

很快，校医赶到。他摸摸脉搏，看看瞳孔，耸起肩膀打量四周，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胡闹！胡闹！简直是群毛孩子！她早就死了，你们破坏了现场，你们这些……”

他猛一跺脚，回身跑下楼去挂电话。

这时，男女大学生才发觉了自己的冒失，面面相觑。接着，“哗啦”夺门而出。

“喂！喂！总机，我急要保卫科……我是校医王大夫，这里出了人命，百花楼，205，快，快……”王大夫在宿舍收

发室电话机旁大声喊着。

片刻，一辆吉普车“轧”地停在楼前，几名校保卫干部在王大夫带领下奔上二楼。

在205寝室里，几位保卫干部发现：现场局部遭到破坏。为了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，利于弄清事实真相，决定暂不察视死者死因，严格保护现场，迅速报告市公安局。他们还协助宿舍管理员把205附近的寝室全部出空，把住宿者安置到另外的房间里。锁好205寝室的门在一边守护。

学生的情绪已经安定下来，各自去忙功课了，走廊里不再有人围看，四周一片肃静。

这时，守护人员忽见走廊拐角处，有个瘦长身影晃动一下，飘忽即逝。心想：这是个什么人？干嘛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……不由满腹疑云疾追过去，但那人影早已不见了。

不到半小时，市公安局侦察员乘警车赶到现场。他们共是三位，正是以侦察员金采为首、专门侦破重大案件的特别侦查小组。不久前，他们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，在短短的十天内一举侦破了“丁香公园疑案”，受到了上级嘉奖和人民的称赞。

“你们好！请将方才在现场的同学都请来，以207寝室作假现场，将方才的情景做一次模拟说明。据我所知，大学生宿舍各房间的内部设施都是差不多的。”

金采没说一句废话，干脆利索地下了命令。他目光炯炯，浓黑色双眉斜插双鬓，给人以威武、严峻的印象。但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易觉察的笑意，因为他突然回忆起青年时代在政法学院读书时的情景。一个人到了

中年再回首青春往事，心头总是很甜蜜的。他还深情地望了一眼同伴刘法医，老刘立即心领神会，生着细密皱纹的眼角也漾起柔和的微笑——他在五十年代就是金采的同窗好友啊！

金采说得一点都不错，207室和205室的摆设一模一样。十几名年轻的大学生，在三名威严的公安人员面前，一时有些紧张。特别是那位年轻些的民警黄力权，生得孔武有力，表情严肃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“力权同志，请你到205室作初步勘查，这里交给我和刘。”金采立即发觉了青年人微妙的心理状态，做出细心安排，然后又笑着对大家说：

“不要紧张，你们都是中文系大学生嘛！懂得戏剧，就请大家‘进入角色’，实地表演一下吧！”

这句话产生了奇妙的效果，大学生们暗暗吐出一口气。

精神松弛之后，青年人表演得维妙维肖。特别是那个喊“抬上床”的男同学，的确有导演的才能，不仅重复表演了自己的动作，还不时矫正别人的动作。

“哎呀，我想起了一件事……”

模拟说明结束之后，大家正要离去，一个腼腆的女同学喊起来。

“整花坛的时候，我听到楼里有人喊过一声。声音不太高，是女同学，就那么‘呀’的一声，也不象召唤人。当时我还奇怪来着……”

“是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确实有人叫了一声。我还觉得怪声怪气哩……”

另一名女同学作了补充。

“大约在什么时候？”金采问。

“记不起来了，过了好半天——能有一个多小时吧，小蔡才回寝室取信的。”

金采思忖片刻，送走了大学生们，这才和刘法医携带侦查器材进入205房间。

室内的水泥地面十分光洁，看得出这些女同学都是十分喜欢清洁的。可辨认的脚印不多，而且杂乱不堪，形态模糊。尸体的形状、位置勉强可以恢复，但衣物上没发现可疑的指印和痕迹。女同学们一致肯定：室内物品都保持原来状态，各自的贵重衣物都没遗失。

刘法医确认：死亡是由于大脑震伤、子宫大量流血造成的，但详细情况要等尸体解剖后才能说明。

死者是一个不到三十岁、皮肤白皙、体形苗条的女人。死后面部扭曲，颜色青白，并无充血现象或血瘀。她穿着十分朴素，打着赤脚，穿一双天蓝色的塑料拖鞋，已经很旧了，底面已有老化的裂纹，同学们肯定，那拖鞋一直穿在死者的脚上，并非后来给她穿上的。

学校保卫科长介绍了死者的身世：孔薇，二十八岁，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。她很幸运，赶上了“四人帮”的垮台，得到了较多的学习时间，学到了较多的文化知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不愿与同班女同学住在一起，一个多月前搬到低年级年轻同学的寝室里来的。和她们的关系却处得很好，无微不至地关心、爱护她们，主动承担了寝室的清扫工作，让新同学腾出时间，集中精力学习。所以女孩子们也都很喜爱她，亲切地叫她“孔大姐”。她已婚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，爱人姓崔，是市郊K县的劳动局长，家也住在县城K镇。崔局长是位中年领导干部，比孔薇大个十几岁，结婚五、六年

来感情一直很融洽，生活是很美满的。孔薇的班级是毕业班，现正在市内几家报社、文学杂志编辑部和院、校里实习。孔薇因身体不舒适，向指导实习的教师请了病假，在宿舍里休息两天了……

另外，校保卫科长还向金采汇报：方才守护人员在走廊里见到过一个可疑的人影，可惜没有追上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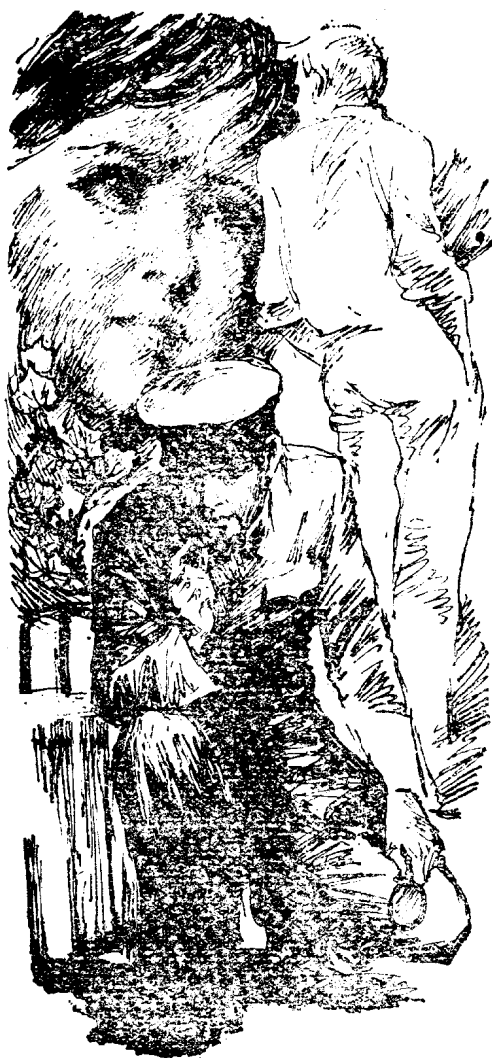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已是下午七时。因为是一年里光照最长的季节，夕阳刚刚隐到西边一片高大建筑物的后面，悄悄地给那些塔式的尖顶、宫殿式的屋檐镶上了一条金边，一时，这座巨大学府的庭院里显得金碧辉煌。

金采望着窗外这壮丽的景色，深吸几口香烟，转过身来用十分深沉的语调对战友们说：

“案情比较复杂，现在应该多方寻找线索。在摸清基本情况后，我们再来精细地筛选。现在，第一、要查明小蔡同学和那位喊‘抬上床’的男同学的情况，他们与死者的关系；第二、立即通知死者的家属，并向家属了解死者近期情况；第三、立即将尸体送往医科大学进行解剖检查。请同志们分头行动吧！”

当寝室里只剩下金采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用眼光把四周扫了一圈，开始第二次更进一步地细致检查。他掏出放大镜，首先检查床铺之间的一张长条学生桌，仔细查看桌面上有没有留下可疑的手印，又透过放大镜凝视放在桌上的一只盛满白水的玻璃杯。然后，再将视线移向挨着桌子的床铺，望着床上铺的花格床单。忽然他弯腰从床下捡起一件东西，嘴里喃喃自语：

“奇怪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

苍耳

金采捡起的是一种学名叫苍耳，俗称老苍子的草籽。这种草籽进入九月木质增强，沾到裤脚上很难撕掉。但现在是八月份，草籽很嫩，虽然能沾附裤脚，却很容易碰掉。

是谁从哪里把它带进205的呢？是那几个整饰花坛的女学生？

金采到楼下花坛查看。她们薅下的杂草还堆在一边，里边除了青草、苦麻菜之外，并无苍耳这种植物。因此可以肯定：不是整饰花坛的女同学带进来的。

他又回到205寝室。

玻璃杯上明显地留有孔薇的指纹，是她斟的这杯白开水。给自己喝吗？不，杯子放在桌子的另一侧，显然是她斟给坐在对面床上某个来访者的。不错，床上确实曾经坐过一个人，褥子上还清清楚楚留有臀部压出的凹痕。

根据这个凹痕，金采迅速做出判断：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的男子，不很胖，那一定是个大个子。具有这样体重和骨盆宽度的男子，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十至一米八十之间。

方才那几位男大学生，都不是这种体型。因此，他们可以排除在外。

至此，可以证明：205曾经出现过一个未知的神秘人物，假设他为X。

从苍耳的嫩绿颜色、包含水分情况看，只能是今天午后被带进寝室的。所以，带入者可能是那几个男大学生，也可能是X。不管是谁，他必定走过一条草荒小径，不知不觉间

把苍耳籽沾到裤脚上，又因摩擦抖动，才使它落到了地上
.....

床与学生桌之间形成一条狭径。“抢救”孔薇时，好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从这狭径通过，所以金采一点也没指望在地上能够发现那个神秘的X的足迹……

还有走廊里出现的那个可疑的人影……

几个各自独立存在的疑点，只要能把其中的两个点连到一起，只要能在这两点之间加进去一个相等号，就是重大的突破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无论那个X怎样小心——甚至怕留下指纹而不去端桌上那杯水，也绝没想到，一粒老苍子，一个屁股印还是留下了他的行踪。这行踪在无声地告诉金采：他是个男子，孔薇熟悉他，可能还有些特殊的关系，他们曾经面对面谈过话！

以上是用归纳法推理得出的有关空间的线索。

再看看时间方面的线索。

同学们证明，午睡之后，除了孔薇，谁都没留在寝室里。宿舍管理员说，午休后他按惯例锁好大门，由一楼巡视到五楼，只见上上下下静悄悄，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。因为到了期末，考期临近，谁还有工夫在宿舍里闲呆！

小蔡说，她回寝室取信时看了一眼手表，四点半。另外两个女同学说，听到喊声后大约一个多小时，小蔡才离开花坛的。

据以上事实，可以证明：那个X在下午两点至四点半之间进入205室，孔薇是三点钟左右跌到地上的。

把时间空间综合到一起，一个问题就产生了：那个X三点钟左右在205寝室里搞了些什么活动？孔薇又因何致死？

.....

“金采同志！”保卫科长和黄力权打断了金采的默默推理。

他们报告说，已经和K县县委办公室联系了，崔局长乘今天中午十二点302次特快列车去北京开会，现正在去京途中。我们要求县委给北京拍急电，请会议召开单位到车站迎接崔局长，立即将不幸的消息通知他，并事先购好车票便于他迅速返回。估计崔局长最快可在明天晚上赶回W市……孔薇只有一位年迈多病的母亲，县里考虑还是暂不通知她为好……另外，审查了小蔡和那位男同学的情况，可以肯定不会有什问题。至于在外面实习的同班学生返校时间，待金采进一步指示。

“谢谢你们！请通知和孔薇原来住在一个寝室的女同学，今晚务必返回。学校要派车去接，我的车子也可以出动。等刘法医回来咱们再一齐动手，检查死者的遗物……”

“嗒、嗒、嗒”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食堂管理员。他已经是第三次上来催促吃晚饭了。金采看看手表，七点半了！

正往地下室餐厅走去，宿舍管理员又喊：“金采同志，办公室里 有您的电话。”

“喂，我是金采……啊！是您！”金采惊喜地喊。他从对方稳重沉着的语气，立即听出来是市委第一书记。

“现在是七点三十七分，你还没去吃晚饭。我的侦查技术怎么样？啊？哈哈……”爽朗的笑声，震得耳机膜片哗哗直响，“你好象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！苹子同志举行今年最后一场演出，然后去延边深入生活……我批准的嘛，我当然支持！有人非议？让他找我来嘛！”

金采这才想起苹子今晚的演出，心头泛起一阵甜蜜的浪花。她大概正在翘首盼望着他的到来吧？他终于没来，这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于是女艺术家把她的思慕、爱情一齐倾注进火热的舞蹈语言和激情的歌声中，一种更加伟大的爱，在涌流，在交响……

“你把205辟为第一线指挥部了吗？很好！”第一书记继续说，“我已经指令公安局派出三个精干的小分队，你可以随时用无线电话呼叫、调动他们……可惜我不能去205，得陪那几位美国客人观看苹子的演出。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，后天就陪他们去参观××大学。这个日程不能变动了。你要迅速破案，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，特别是文科学生宿舍，客人一定会去走一走的！好了，不再耽搁你了，快去饱饱地吃一顿……我随时听你的汇报！”

金采走进餐厅，学校伙食科长亲自端来饭菜。他笑呵呵地指着一大碗漂浮着金红色的辣椒油花、冒着腾腾热气的狗肉汤说：

“这是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告诉给您准备的，趁热，快……”

金采还没喝，心里就升起一股火辣辣的滋味……

吃过饭，向服务人员道了谢，正准备上楼回205，一位操山东口音的老师傅轻声叫住他：

“金同志，我有件事，想跟你拉拉。不知……你一阵……”

“行，行，请跟我到205去！”

进了205，没等坐下，老师傅就说：

“我刚才在家里听说百花楼出了事，想起后晌有件事挺